

雾月牛栏

宝坠在暗夜中倾听牛反刍的声音。这种草料与唾液杂揉的声音使他陷入经常性的回忆。他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裹在这声音里，可回忆像深渊一样难以洞穿，他总是无功而还。继父大约是快死了的缘故，这一段他几乎天天都来牛屋和宝坠说话。有时他一言不发地抚摸宝坠的脑袋，眼睛里漫出混浊的泪水。宝坠就说：“叔，你饿了？”因为他饿极了就想哭。继父摇摇头，青黄的面颊抽搐着，他哆哆嗦嗦地拉住宝坠的手说：“等叔死了，你就回屋里去睡。”“我乐意和牛在一起。”宝坠嘻嘻笑着，“花儿快生小牛犊了。”花儿是一头棕白相间的花母牛，它左脸有块形似兰花的白斑，这使它比扁脸和地儿都显得漂亮。地儿是一头三岁的黑公牛，是家里耕田犁地的主要劳力；而扁脸矮矮的个子，深棕色，是头年长的公牛，由于尾巴太粗，拉屎时老是弄脏尾巴。宝坠便埋怨它，夜里往槽子里添食时就拍一下扁脸的肚子，“别贪吃个没完啊，吃东西要有时有晌的。”这话是母亲经常说给他的，如今他转嫁给扁脸。扁脸可不管这一套，它食量惊人地照吃不误，身后的卫生自然也就每况愈下。宝坠曾试图将它的尾巴用绳子拴起，高高地吊在牛栏上，可他仅仅试验着刚把绳子系在牛尾上，扁脸就拉下一盘屎，用尾巴卷着扬到宝坠的脸上，气得宝坠直想割下它的尾巴。“割下你的尾巴喂狼！”宝坠威胁着，却把扁脸尾巴上的绳子解了下来。继父已经好些天不来牛屋了。雪儿每次来给他送饭，宝坠就问：“我叔死了吗？”

雪儿就将洁白的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，恨恨地说：“你才死呢！”雪儿是宝坠同母异父的妹妹。她清清瘦瘦的，不爱吃荤腥食物，眼睛又黑又大，有几分倔强。母亲常说雪儿的肚子里长满蛔虫。牛反刍的声音衰竭了，宝坠咂摸咂摸嘴合上了眼睛。才睡着不久，一道强光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一股浓烈的汗酸味袭来，母亲声音嘶哑地吆喝道：“宝坠，你醒醒，你起来看创你叔。他要撒手了，想要瞅瞅你。”“你别让它刺我的眼睛。”宝坠嘟囔着，指着那道射向他的电筒光。母亲连忙将那光转向别处，正照在中间的牛栏上。三朵拴牛的梅花扣朵朵清幽，只是没有香气沁出。宝坠坐了起来。“你快去呀，你叔等不了多久了。”母亲带着哭音说，“虽然说他是你后爸，可待你多好呀！你一住牛屋，他就把这拾掇得比人住的屋子还暖和，他还天天给你来送饭，宝坠——”“我不回人住的屋子。”宝坠复又躺下，“我要和牛睡在一起。”“你就去这一回。”母亲乞求地俯身抚摸了一下儿子的额头，“明天妈给你烙葱花油饼。”“卷土豆丝吗？”宝坠的胃因为兴奋而跳了一下。母亲点点头。宝坠再一次坐起来，他觉得母亲的那张脸跟冻白菜一样难看，她的头发也跟扁脸的尾巴一样脏。他穿上鞋，为着天明后的一顿美味而出了牛屋。外面有些凉，星光像蟋蟀一样在院子里跳荡，他看见了屋子里的灯光。就在开门的一瞬间他害怕了，他瑟瑟颤抖着后退，屋子里的气息使他想哭，他哀哀地说：“我要回牛屋——”“宝坠！”母亲说，“妈给你跪下不成？”“宝——坠——”继父的声音像在海浪中颠簸的小船一样晃晃悠悠地漂来。母亲就势一把将他推进屋子，然后将背后的门关上。宝坠持续地颤抖着，他见雪儿正端着个黄茶缸给继父喂水。继父斜倚在炕头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垂在炕边的胳膊像根干柴棒一样僵直。

宝坠被母亲给推到炕沿前。雪儿瞪了一眼宝坠，把茶缸余下的水泼到地上，然后到窗前去。继父的嘴唇像蚯蚓一样蠕动着，他喘着粗气说：“叔要死了，你答应叔，以后你回屋来住，你自己住一个屋，你妈和雪儿住一个屋。”“妈和叔住一起。”宝坠说。

“可叔要死了，她不能和叔住一起了。”继父说。“再来个活的叔和她住一起。”宝坠说。母亲声嘶力竭地上来打了宝坠一下，“孽障——”宝坠趔趄了一下，站定后不知所措地看着继父。“我要和牛住。”宝坠说，“花儿要生牛犊了。”继父怜爱地看着宝坠，大颗大颗的泪水流到凹陷的双颊。“叔——”宝坠忽然说，“你死后就不回来了？”

继父“呃”了一声，依然泪流不止。“那我问你个事。”宝坠说，“牛为什么要倒嚼呢？”

“继父曾当过兽医，对牲畜的事自然了如指掌。”“牛长着四个胃。”继父说，“牛吃下的草先进了瘤胃，然后又从那里到了蜂巢胃。到了这里后它把草再倒回口里细嚼，接着，接着——”“接着又咽下去了？”宝坠目不转睛地盯着继父问。继父疲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咽下的草进了重瓣胃，然后再跑到皱胃里去。”宝坠把“皱胃”听成了“臭胃”，他不由嘻嘻笑道：“牛可真傻，倒来倒去，把那么香的草给弄到臭胃里了。到了臭胃就变成屎了吧？”继父的泪水流得更凶了，他仍然徒劳地想拉一拉宝坠的手，可他的每一次挣扎都使得他与继子之间的距离在增加。宝坠惦记着该给三头牛再添些夜草，所以他就转过身朝屋外走。母亲哽咽着挡住宝坠的去路，她说：“你不谢换你叔这些年对你的养育之恩？”

“他都要死了。”宝坠说，“谢他，他也记不住多一会儿了，还累脑子。”“你这个傻——”母亲号啕大哭。宝坠绕开母亲，他朝屋外走去。雪儿蹲在门槛上呜呜地哭。宝坠一脚跨过她，说：“你又不死，你哭什么。”“明天我屁也不给你吃！”雪儿咬牙切齿地指着宝坠的背影说。“葱花油饼，还卷土豆丝呢。”宝坠得意洋洋地说。“做梦！”雪儿掐了宝坠一口。宝坠一回到牛屋花儿就低屯拓叫了一声，小主人从不夜间出门，它大约为他担心了。地儿也随之温存地“哞——”了一声，就连脾气暴躁的扁脸也短促地应和了一声，加入了问候者的行列。宝坠心下感动着，连忙去给它们添草。取草的路上他被铡刀给绊倒了，爬起后他数落铡刀：“白天你还要干活呢，晚上不好好睡觉，伸手拽我干啥。”

干草在槽子里柔软地起伏着，宝坠对着他的仁伙伴说：“你们急了吧？我叔要死了，他想瞅瞅我。”他摸着花儿圆鼓鼓的肚子说，“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们长着四个胃，最后的那个胃是臭胃。”花儿、地儿和扁脸吃过草后慢条斯理地反刍，宝坠支持不住回炕睡下了。

雾气使牛屋的早晨根本不像早晨。有雾的日子宝坠就格外想哭。他坐在炕上，环顾着愈发显得昏暗的牛屋，不明白那雾怎么年年都来。牛槽上横着的牛栏被一东一西两根柱子支撑得永远那么牢固。那道栏是白桦树做成的，黑色的树斑像是一群人的大大小小的眼睛嵌在那里，有的炯炯有神，有的则呆滞不堪。三朵拴着牛的梅花扣在雾气中颤颤欲动，仿佛真正的花在盛开。宝坠每天要爬到牛槽两次接触牛栏，早晨打落三朵梅花使牛获得去野外的自由，晚上又将三朵梅花重新盘上。他每次在解和结梅花扣的时候都怦然心动，仿佛这个瞬间曾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情。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什么，一如他听到牛的反刍声就努力回忆仍终无所获一样。宝坠在雾气中望着那道牛栏。这时牛屋的门开了，一汪亮色如泉水一般涌入，雾气纷纷扬扬地漫了过来。雪儿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宝坠，你的饭！”

自从继父病危后，一直都由雪儿来为他送饭。宝坠没有答应。雪儿飞快地走到南墙的饭桌旁，将一个碗和一个盘子摆上去。她穿着翠绿色的短褂子，三头牛为着这黯淡光线中的鲜润翠色而无比纵情拓叫起来。“葱花油饼卷土豆丝！”雪儿说，“你别一顿都吃了，留下两张中午吃。”宝坠还是没有答应。“妈说了，今天下雾了，路滑，别把花儿带出去了，它要是摔着了，肚子里的牛犊就保不住了。”雪儿伶牙俐齿地说。宝坠答应了一声，然后问：“叔死了吗？”“你才死呢！”雪儿几步蹿到宝坠面前，“他要死了你哪有葱花油饼吃，吃个屁！”“你肚子里都长虫子了，还这么厉害。”宝坠说。

“狗肚子才长虫子呢！”雪儿蹿了一下，那样子像只绿鹦鹉。“叔怎么还没死。”宝坠颇为失落地说。雪儿气鼓鼓地离开牛屋，走到门口时她又大声重复：“别带花儿出去啊，外面下雾了，路太滑！”

宝坠跳下炕去吃葱花油饼。他将饼平摊在桌子上，然后将土豆丝卷上。奇怪的是他以回屋见叔为代价换来的美食并未给他带来快乐，他的胃里好像塞满了棉花，再吃进什么都显得多余。他只咽了一张就离开饭桌。从矮矮的东窗可以看到外面的雾仍然很大。宝坠跳上牛槽，他站在上面，头颅就越过了牛栏，三朵梅花扣莹莹欲动地望着他。宝坠先解开了两朵，地儿和扁脸就朝门走去。轮到花儿，他踌躇了一下，但还是把那朵花打落了。他跳下牛槽摸着花儿的鼻子说：“今天你要慢点走，外面下雾了。你要是摔倒了，肚子里的牛犊也会跟着疼。”花儿“哞——哞——”拓叫了两声，温顺地答应了。宝坠将两张饼卷起放进饭袋，背上水壶，赶着三头牛出了牛屋。

雾气轰轰烈烈地在大地上浮游。太阳像团刺猬一样在浓雾背后变幻不定地动着。宝坠视线模糊，只觉得脚下的路仿佛涂了猪油，踩上去东摇西晃的。扁脸显示出长者风范，冲锋在前，地儿紧随其后，只有花儿听话地跟在宝坠身边。他们四个在大雾中穿行，

经过一座座房屋。屋外的黑栅栏在白雾中像是在水中漂游的青鱼。几声清冷的狗吠声响起，接着是一缕金色的鸡鸣。宝坠和花儿同时停下步子，等待鸡鸣声落下。他们都喜欢这声音。偶尔有几个过路人与宝坠擦肩而过，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，但那声音宝坠却是熟悉的。

“放——牛——去？”拉长声调的人是老张头，他喜欢喝酒，舌头总是不听使唤。

“花儿还莫（没）生？”这是做豆腐的邢婶，她说话很快，口腔中老是散发出一股葱味。

“你叔还撑得住么？”问这话的一定是李二拐了，他扯着三岁的儿子红木。他因为死了老婆，老是一副惨兮兮的样子，每天领着孩子在村子的小路上转悠，谁吆喝去吃饭他就进谁家的门。他老婆死了一年，他便领着儿子吃遍了全村的人家。现在他每碰到宝坠都要打听他叔的病。

宝坠回答这三个人的话都很简短：“嗯。”“没生。”“快死了。”

宝坠和三头牛走向离村两里的草场。这里的雾气更大一些，草湿漉漉的。宝坠很快听到了牛垂头啃草的声音，那声音“嗤——嗤——”的，可见草的柔韧性和纯度之好。他站在草丛中，伸出手抓了一把雾气，觉得抓空了，就再抓一次，仍是空的，手上什么也没存下。他不明白能看得见的近在咫尺的东西为什么会抓不住。

宝坠的继父本以为自己夜里就会撒手人寰，而到了凌晨竟然能悠徐自如地喘气了。为了证实自己还活着，他咳嗽了一声，这时他身边的女人便翻了一下身，有气无力地问一声：“你行吗？”

他“嗯”了一声，

便试探着下地走几步路，出乎意料地能走到东窗前。天色灰蒙蒙的，外面白雾汹涌，弥漫着犹如传说中的天堂气息。这使他心中的隐痛再次发作，泪水无声地漫下。女人见他没事了，就穿衣起来点火做饭。她一边拨弄柴火一边说：“昨晚答应了宝坠，今天要给他烙葱花油饼，他还要卷土豆丝呢。你说他傻，可他吃的心眼一点也不缺，唉。”

雪儿不久也起来了，她出了自己的小屋就冲灶房的母亲喊：“下大雾了，外面什么也看不清，全都糊涂着。”

“雾月到了。”母亲淡档地说，接着无限忧伤地叹息了一声。

“这雾是什么变成的呢？”雪儿惆怅地自问着。

母亲说：“一会儿你给哥哥送饭时，告诉他今天别带花儿出去。雾这么大，滑倒了花儿，那肚子里的牛犊可就遭殃了。”

雪儿看了一眼母亲正和着的面团，惊叫一声：“真给宝坠烙葱花油饼呀！”

“雪儿——”宝坠的继父从东窗转过身来说，“以后不能老是宝坠宝坠地叫，要喊哥哥——”

“傻子也算是哥哥吗？”雪儿满不在乎地说，“他天天和牛在一块，别人都说咱家养着四头牛。”

“三头。”母亲强调，“那一头还没生下来呢。”

“宝坠也算头牛！”雪儿说完，跑到院子里给鸡雏喂食。

雾气到了

上午十点左右才渐渐稀薄了。太阳依旧朦胧如窗纸后的油灯。宝坠的继父喝了一些汤水，就走向院子另一侧的牛屋。女人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。他推开牛屋的门，看着他亲手盘起的火炕、垒起的火墙，看着墙上挂着一些熟悉的物件：狗皮、马鬃、成捆的棕绳、捕鼠夹子、挂网等等，想起他初见宝坠时他是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孩子，他的泪水又滚了下来。

“花儿怎么不在——”女人忽然在背后慌慌张张排地说，“这个傻子，告诉他下雾天别带花儿出去，它快要生了，要是摔倒了揣不住牛犊可怎么好！”

女人返身快步地回屋去找雪儿：“你怎么没把妈的话传给宝坠？花儿不在牛屋里！”

“我说了——”雪儿大声争辩，“说了两遍呢！”

“他今天能带它们去哪片草场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。”雪儿说，“他晚上回来就知道了。”

“他晚上能回来，可花儿不知能不能回来。”女人不由咒骂起已来的雾月，直骂得嘴角发麻，气喘吁吁，然后才定下心来想着去寻宝坠。她刚刚换上胶鞋，突然想起丈夫卧炕半月已病入膏肓却突然奇迹般地能行走，内心甚感不祥，惟恐她出去的这一刻会有意外。虽然对于未来创说，牛比丈夫更重要，但她还是选择了丈夫。

宝坠的继父把目光转向那道白桦木的牛栏。他的眼前闪现出八年前的宝坠。他第一次见到这孩子时就喜欢上了他。他生得虎头虎脑，很爱笑，生父因为打草遭毒蛇咬而丧了命。那时宝坠的妈妈不像现在这么邋遢，炕上的被褥拆洗得有皂香味，锅碗瓢盆绝不存一丝污垢。他虽然比她小两岁，还是心满意足地与她结婚了。那时他们只有一间屋子，宝坠睡在炕梢。由于新婚，他几乎每夜都要和女人在一起，如果月光好，他就能看清宝坠熟睡时的脸。宝坠每翻一下身或发出一声梦呓，他都要为之一抖，觉得已故的男主人的阴魂还在角落里监视他。他曾发誓说要尽快造一座房子，让已经七岁的宝坠独自去睡。然而未等他的房子造起来，雾月来临了。

他们居住的村子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。每逢六月，雾就不绝如缕地飘来了。从早到晚，只有正午时分雾气才会消散一刻。由于日照不充分，所以这个月庄稼长得很慢。人都说连着三四天的雾都难得一见，可他们这里的雾却能持续一

个月。一些气象学专家曾来此地做过考察，也终未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倒是老百姓的民间传说占了上风。说是三百年前有位仙人云游四方经过此地，但见田里庄稼长势喜人，牛羊成群，家家户户仓禀殷实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。只是很多人家的男人都在骂老婆，骂的又都是一个词：“丑婆娘”。仙人大惑不解，问了几家因挨骂而啼哭的女人，她们都说一到六月，阳光灿烂而农事稍闲的时候，男人们就嫌她们丑陋而牢骚不止。仙人一笑，遂将此地的六月点化成雾月，斩首了泼辣的阳光。袅袅雾气中的女人恍若仙女，男人都少了脾气，有一种羽化登仙的感觉，消逝的柔情又湿淡淡地复活。宝坠的继父在那个雾月格外渴望自己的女人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被大雾包裹着尽情地欢娱，宝坠不知什么时候醒了，坐起来看着他们跃动的影子，后来发出嘻嘻的笑声。宝坠的笑声彻底摧毁了他的激情，他胆怯地从女人身上哆哆嗦嗦地下来，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。第二天早晨，宝坠到牛屋去，他便也跟去了。牛屋里飘着雾气，他小心翼翼地问宝坠：“昨晚你看见什么了？”“我看见叔和妈叠在一起。”宝坠认真地说。宝坠跳上牛槽，解拴在牛栏上的牛绳，这时忽然问：“叔，你们弄出的动静怎么跟牛倒嚼的声音一样？”他就是在这一刻蹿上牛槽，一拳将宝坠打倒在牛栏上的。宝坠的脑袋重重地磕在牛栏上，“呃”了一声，然后像股水一样泻倒在牛槽里了。他当时以为不过是把宝坠打昏了，于是就抱着他回屋，对正在灶房忙碌的女人说：“宝坠把头磕到牛栏上了。”“他是个灵巧孩子，怎么会磕到那儿？”女人叫着去试宝坠的鼻息，她感觉到了他的呼吸，就放宽心说，“磕昏了，睡一觉就会好的。”宝坠在雾中一直昏睡了一天。他起来后是又一个雾天的早晨了。他看着一切都觉得陌生，目光呆滞，母亲喊他宝坠时他也不知道答应。“你觉得头疼吗？”继父问他。宝坠看着外面的雾说：“不疼。”当天夜里宝坠就闹着要去牛屋住，他说不能和人住在一起。继父以为他不过是糊涂一两天而已，并未太放在心头，于是就去牛屋给他临时搭了一张铺。宝坠从此开始了与牛生活的日子。他坚持不回人住的屋子。后来他们发现宝坠不断地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，而且贪吃贪睡，逢到有雾的日子就泪水涟涟。他们便知宝坠丧失了一部分意识，沦为一个弱智儿童了。女人为此哭得抽过好几回。那时她已怀孕，动了胎气，所以雪儿是个早产儿。继父更是悔恨难当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一拳会葬送继子的前程。那道白桦木的牛栏在他看来跟屠刀一样可恶。他不敢把真实的一幕说给老婆，只是默默地把牛屋装修起来，为宝坠盘了一铺火炕。他每天给宝坠送饭，跟他说话，希望能打开他记忆的闸门。三九天北风呼啸的时候，他几乎每到半夜都要起炕到牛屋给宝坠的炕填些柴火，顺便也喂喂牛。宝坠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，只能天天放牛。宝坠也喜欢牛，三头牛的名字都是宝坠给取的。每年的除夕，他一大早晨就来到牛屋为宝坠换上新衣，将窗户贴上“福”字，还送给宝坠一盏他亲手糊的灯笼。宝坠喜欢金黄色的南瓜灯，他就年年送他一盏。夜半吃饺子放鞭炮的时候，他还把宝坠带到院子，让他看火花和听响儿。宝坠乐得忘乎所以，能吃下两大盘饺子。雪儿的降生并没有给身为父亲的他带来任何快乐。因为他觉得雪儿的诞生与宝坠的病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。雪儿两岁的时候，他便丧失了与女人亲热的能力。他不敢再想那件他曾乐此不疲的事。负疚感使他沉默寡言，健康备受滋扰侵蚀。宝坠的母亲因为丈夫的病而讨了无数个偏方，最终他还是萎靡不振。她的脾气便一天天坏起来，整日面目浮肿，不事修饰。当丈夫瘦得已经全然脱相的时候，她便张罗着借钱去大城市给他看病。可大夫坚决不同意。说以后的钱都要攒着，留给宝坠治脑袋。女人便落着泪说丈夫善心肠，对原方的孩子这么好，是宝坠前世修来的福分。

雾气使白桦木的牛栏显得更粗了一些。他盯着那道罪恶的牛栏，恨不能将它当成脆骨嚼碎，咽进肚子，把它带到地狱去。四年前他便倾其所有翻盖了房屋，使一间屋变为了两间，雪儿有了自己的一铺小炕。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他希望宝坠能回到人住的屋子，这样也许会使他的病慢慢好转。可宝坠昨晚的话却使他最后的一口气没能畅快地吐出来。他说继父死后还会来个活叔，人住的屋子依然没有宝坠的位置。这朴素的道理他怎么就没想到？可他再也没有力气翻盖房子了。“宝坠——”他对着那道惨白的牛栏低低叫了一声。牛栏在整个牛屋里处于极其显赫的位置，正当牛槽上，而且是牛屋的中心。它的白色树皮已经被拴牛的绳子给磨出亮光，但大大小小的黑色树斑依然清晰入目。除了牛栏别具一格地横空出世外，其它物件都是竖的。竖的柱子、竖的墙、竖的门，这使得被支撑在半空的白色牛栏格外抢眼。宝坠的继父只在传说中听过狰狞的鬼的长而尖的利牙，在

在他看来，这道牛栏就是谁栽在他家的一颗牙。“我要拔下这颗牙。”他暗暗对自己说。

他环顾牛屋，在西北角的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劈松明用的小斧子，然后返身走到牛槽前，试探着往上攀，可他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逃命在先了，他拼足劲也站不到牛槽上，只能眼巴巴地举着斧子看着那道高高在上的牛栏。他这样僵持了大约不到两分钟，忽然觉得更浓的雾气涌来，白色的牛栏狡猾地隐身其中，仿佛一道云层后的闪电让人捉摸不定。他的眼前渐渐模糊，先是无边的白色，接着是强大的黑色，再接着是激烈的紫色，他摇摇晃晃地冲着牛栏唤了一声：“宝坠——”然后扑倒在地。他死时手里还握着斧子，那斧子因为久不使用，已经锈迹斑斑了。宝坠赶着三头牛回村时已是晚炊时分了。扁脸和地儿走在头里，他和花儿落在后面。傍晚时的雾气更大一些，宝坠走得很慢很慢，他生怕花儿有个闪失。他想好了，要是叔还没死，他就再问他个事。他未进家院就听见一阵锯声和刨木板的声音传来。他停下来拍了一下花儿，说：“咦，听听，家里怎么有动静？”花儿沉默了片刻，然后仰起头短促地叫了一声，它肯定小主人的话时总是这副举止。宝坠只觉得院子里游动着许多人影。刨木板的声音嚓嚓地像收割麦子。他不小心撞上一个人，那人说：“是宝坠回来了？”宝坠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问：“你们这是干啥？”“打棺材。”那人平静地说，“你叔死了。”“叔死了。”宝坠嘀咕一句，然后偏过脸对花儿说，“我还想问他个事呢。”

宝坠忽然委屈起来，他呜呜地哭了。哭声在雾气中流窜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声音，人们不约而同地问：“谁在哭？”“是宝坠。”“宝坠哭他叔。”“宝坠舍不得他叔走。”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内容相同的话，然后品评宝坠的哭声：“比亲生儿子哭得还真。”“不和他叔有这么深的感情，哪能这么哭。”宝坠的哭声使得屋里已经歇了的母亲的哭声再次号啕而起，雪儿明亮的哭声也加入进来。一些人屋里屋外地走来走去，一会儿劝老的，一会儿又劝少的。最后宝坠被一个人给领回牛屋，花儿一声不吭地跟在小主人身后，地儿和扁脸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。那人将牛屋的灯拉亮，昏黄的灯光照着白色的牛栏、翘起的铡刀以及继父亲手为他盘的那铺火炕。宝坠哆嗦了一下，内心有一股异常凄凉的感觉。领他的人见他不再哭了，就关上牛屋的门去打棺材了。宝坠跳上牛槽，将三头牛拴在牛栏上。他每系一个梅花扣眼前都要闪现出一下叔的形象。因为他想问叔的那个问题是：我怎么会系梅花扣？这是他一个人白天在草场时所想的惟一事情。他再也无法从叔那里得到这问题的答案了。宝坠跳下牛槽给它们填了些豆饼，然后坐在炕沿望着牛栏上的三朵梅花扣。花儿离开槽子，远远地走到一堆干草前，这使它脖颈上的绳子绷紧了片刻。牛栏的一朵梅花扣也跟着颤动了一下。宝坠不由冲口而出，“谁也别想弄开我系的花！”继父的红棺材被浓雾包裹着，那红色就显得有几分温柔了。停尸三天入殓后，继父就要被埋了。一大清早门外就来了一挂载灵柩的马车，宝坠被人给戴上孝帽子，腰间扎上长长的孝布，这使他很不高兴。雾气缭绕的院子里人影幢幢，灵幡像支硕大的芦苇一样斜插在院门口。母亲来到牛屋叮嘱宝坠，一会儿送他叔时要大声地哭，到十字路口要朝着东西南北各磕一个头，口中还要吆喝，“叔你好走——”“你记住了？”母亲凄怨地问。她的满嘴起了燎泡，大约是抹眼泪和鼻涕的缘故，她的袄袖像涂了层糍子一样，泛出干硬的白色。宝坠没有搭腔。母亲加重语气说：“你叔对你那么好，你要好好送他，那样他在地下会保佑你好起来。”宝坠很不理解，母亲的话仿佛说明他哪出了毛病似的。可他觉得自己一切正常。

母亲一出牛屋，宝坠就把孝帽子摘下扔到干草上，孝布也扯了下来，这样他觉得身上的血又流淌自如了。他熟练地跳上牛槽打开三朵梅花扣，然后带着地儿、扁脸和花儿走出牛屋。他们经过院子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指着牛问宝坠：“你不送你叔了？”宝坠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我要放牛去。”“你不送你叔，你妈不生气吗？”“她生气就生气去吧。”宝坠说，“叔都死了，送他他也不知道。”人们看着宝坠赶着牛走上湿漉漉的村路，谁也没有上前阻拦他，也没有人去通报他屋里的母亲。大家都在想：宝坠已经很不幸了，还难为他送葬做什么呢？雾气使白天跟黄昏一般朦胧，而黄昏又比以往的黄昏更加灰暗。宝坠赶着牛回家时隐约能看见路上飘散的圆圆的纸钱，牛蹄把它们踏碎了很多。

他一进院子母亲就迎了过来，她一言不发地抚摸了一下花儿的头，然后长吁一口气。

“叔走了？”宝坠问。 “走了。”母亲平静地说，“你今天还回牛屋住？” “嗯。”宝坠说，“我喜欢和牛在一起。” “你叔不是说了么？”母亲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他走后让你回屋来住。” “不。”宝坠坚决地说，“花儿要生了。” “那等花儿生了后你回屋？” “花儿一生，牛就更多了，牛离不开我。”宝坠赶着牛回到牛屋。他跳上牛槽，将三朵梅花扣结实实地盘在牛栏上，然后给牛饮水。牛屋里灯影黯然。空气很静，这使得牛饮水的声音格外清脆。这时牛屋的门开了，雪儿穿件蓝褂子进来了，她捧着一个碗，辫梢上系着白头绳。她默默地把碗摆在饭桌上，然后转身定定地看着宝坠。 “你今天送叔去了？”宝坠问她。 雪儿“嗯”了一声。 “去的人多吗？”宝坠又问。 雪儿依旧“嗯”了一声。 牛嗞咕嗞咕地饮水不止。 “哥——哥——”雪儿忽然带着哭音对宝坠说，“以前我叫你宝坠你生气吗？”

宝坠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就叫宝坠呀，你喊我哥哥是什么意思？” “哥哥就是亲人的意思，就是你比我大的意思。”雪儿说。 “扁脸还比你大呢，你也喊它做哥哥吗？”宝坠问。 “跟牛不能这么论。”雪儿耐心地解释，“人才分兄弟姐妹。” “噢。”宝坠惆怅地说，“我是哥哥。” 三头牛饮足水匍匐在干草上。 “怎么以前我不是哥哥呢？”宝坠糊涂地问。 雪儿委屈地说：“那时我恨你，才不会叫你哥哥呢。爸活着时从来没有抱过我一回，他就在乎你，天天惦记你的牛屋。他快死的时候上不来气，我就给他喂水，可他老喊你的名字。我还是他亲生的呢！” “你就恨我了？”宝坠问。 雪儿点点头，说：“爸一死就不恨你了。” “不恨了？” “没人像爸那么疼你了。”雪儿说，“还恨你干什么。” “那你恨我叔？”宝坠又问。 雪儿噙着泪花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可怜他。他天天半夜都要挨妈的骂。她一骂他，他就哭，边哭还边‘宝坠宝坠’地叫。” 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宝坠问。 “我听见的啊。”雪儿说，“妈骂他的声音很大，传到我的屋子里了。后来一到半夜我就醒，醒来就能听见妈在骂他。到了雾月妈骂他就更凶。” “妈骂他什么呢？” “窝囊废。”雪儿答，“就这一句话。” 宝坠满面迷惑。 “‘窝囊废’就是不中用的意思。”雪儿解释。 “妈半夜要用叔干什么？”宝坠问。 “我也不知道。”雪儿说。 “叔挨骂后喊我的名字做啥？”宝坠又问。 “我也不明白。”雪儿说，“是不是你让他变成窝囊废了？” 宝坠正言厉色地说：“我能放牛，我都不是窝囊废，我怎么能让你变成窝囊废呢？妈净胡说，叔什么活都会干，还知道牛长着四个胃，他多了不起。不过他不会系梅花扣。”宝坠说，“你说叔和妈都不会系梅花扣，我是跟谁学的呢？” “你自己的亲爸呗。”雪儿说。 “他在哪儿？”宝坠兴奋地问。 “地下。”雪儿一努嘴说，“听人说，早死了。” 宝坠颇为失落地“呃”了一声。 “今天才把爸埋了，李二拐就领着红木来咱家了。”雪儿说。 “妈给他们饭吃了？”宝坠问。 “给了。”雪儿说，“还把你小时候穿过的衣裳给了红木。” “你不乐意他们来？”宝坠问。 雪儿凄怨地说：“爸才死，妈就给他们饭吃，我都不想跟她说话了。” “那就不跟她说话。” “可屋子里就我和妈两个人。”雪儿忧心忡忡地说，“要是不说话，我怕她生气，以后她半夜没人骂了，会不会骂我呢？” “她凭什么骂你？”宝坠颇为认真地说，“你又没让肚子里的蛔虫跑到她肚子里。” 雪儿听后忍不住笑了一声，然后她泪光点档地望着宝坠。 宝坠说：“你不用怕，她半夜要是骂你，你就来牛屋找哥——哥——” 宝坠在说到“哥哥”一词时结结巴巴的。 雪儿“嗯”了一声，指着饭说：“快吃吧，一会儿热气都跑没了。是剩下的丧饭。” 宝坠将目光转移到丧饭上。 花儿生产了，是头黑白相间的花牛。宝坠给它取名为卷耳，因为它生下来时有一只耳朵像花苞那样蜷曲着。卷耳给一家人带来了雾月当中从未有过的融洽和快乐。雪儿天天来逗弄卷耳，不是用粉色的头绦子缠它的腿，就是用条帚蔑扎它的黑鼻头。母亲也夜夜来给卷耳喂豆浆。花儿对卷耳慈爱备至，总用舌头舔它的脸，地儿也对它无限怜爱。只有脏尾巴的扁脸常吵出其不意地冲着卷耳锐利地叫几声，企图吓唬它。而卷耳对此毫不在意，扁脸的恶作剧也就只好偃旗息鼓了。一周后，卷耳就溜光水滑地四处闲逛了。它很调皮，不是用嘴去拱地里的青苗，就是用蹄子把柴垛蹬散。它惟一安静下来的时候便是望雾。白茫茫的雾气使它刚熟识的人和场景变得恍惚的时候，它就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情。 宝坠再去草甸子放牛时队伍就扩大了。他想他的队伍会不断壮大下去，最终他会被牛群所包围。他会了解每一头牛的脾性，懂得它们每做出的一个举止所蕴含的内容。牛屋的白桦木牛栏的梅花扣会越聚越多，一朵朵相挨着开放。那时他赶着一群牛走在村路

上会有多么风光啊。雾月将尽的一个黄昏，宝坠赶着牛刚回到牛屋，雪儿就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。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哥哥，妈今天把李二拐骂出门去了，他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”

宝坠木讷地说：“他不来就不来。”“你知道妈为什么骂他吗？”雪儿压低声说，“李二拐说跟妈过日子后，要把你送到金矿点去给人看点儿。说你傻，不懂得偷金子，人家愿意雇你。说你去金矿点还能帮家挣钱，省下家里的饭，他都帮你把活答应下了。”宝坠吃惊地看着雪儿。“妈听完后就骂李二拐——”雪儿挺了挺胸脯，憋粗了嗓子绘声绘色学说道，“你给我滚蛋，别想这么作践我们宝坠！他叔活着时对宝坠比亲生的还好，谁要拿我的宝坠不当人看，这辈子就别想再踏我的门槛！”“李二拐就给骂走了？”宝坠问。“嗯。”雪儿说。“好。”宝坠赞叹道。雪儿接着有些羞怯地说：“哥哥，你以后不用惦记我半夜可能会挨妈的骂了，她现在天天搂着我睡觉，还帮我捉头发里的虱子。”宝坠放心地笑了，他跳上牛槽，到牛栏那儿去拴牛。他异常熟练地系着梅花扣，这时雪儿对他说：“哥哥，我昨天梦见爸和你了。”宝坠跳下牛槽探询地看着雪儿。“我梦见爸领着你过年。”雪儿颤着声说，“天很黑，还下着雪，爸领着你在院子里放炮仗。炮仗声很响，爸怕吓着你，还帮你捂耳朵。”宝坠非常想哭，因为梦和雾气一样都不能使他抓到手。他不知道梦会是什么滋味。“我还梦见爸来到牛屋看卷耳，他伸手摸卷耳的鼻子。卷耳不认识他，就伸出蹄子踢他。”“卷耳怎么能那样。”宝坠伤感地说，“那不是叔么。”那一夜宝坠听着牛反刍的声音，再一次竭尽全力回忆这声音里曾包裹着什么重大事情。他想得脑袋发麻，可回忆的周围仍然是森严的高墙，难以逾越。他又打开灯去看那道白桦木的牛栏，漆黑的树斑睁着永不疲倦的眼睛望着悬在它身上的梅花扣。他的回忆缥缈如屋外的白雾，暗无天日。宝坠发了一会儿呆，然后望着睡态可爱的卷耳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和牛过得好妹的，想那些不让我想起的事情干什么。”

宝坠关了灯，睡了。他的睡眠没有梦，因而那睡眠就干干净净的，晶莹剔透。早晨，他忽然被“吱扭”的声音和一道亮光所扰醒，他从炕上坐起来，只见卷耳把牛屋的门撞开了。花儿、地儿和扁脸都充满深情地望着屋外久违的阳光。雾月过去了。宝坠下了炕，他走到牛屋门口。卷耳歪着头，无限惊奇地看着屋外飞旋的阳光。宝坠拍了一下它的屁股，说：“出太阳了，到外面玩去吧。”卷耳试探着动了动蹄子，又蓦然缩回了头。宝坠这才想起卷耳生于雾月，从未见过太阳，阳光咄咄逼人的亮色吓着它了。宝坠便快步跨过门槛，在院子里踏踏实实地走给卷耳看，并且向它招手。卷耳温情地回应一声，然后怯生生地跟到院子。

卷耳缩着身子，每走一下就要垂一下头，仿佛在看它的蹄子是否把阳光给踩黯淡了。
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 回目录